



聚焦文学新力量

当代中国青年作家创作实力展(25)

东紫,本名戚慧贞,生于1970年,山东人。作品曾入选中国原创小说年度排行榜、中国小说协会年度排行榜,曾获2009年度“茅盾杯”人民文学奖、第三届中国作家鄂尔多斯文学奖、山东文学奖、山东泰山文艺奖等。主要作品有中短篇小说《天涯近》《左左右右》《我被大鸟绑架》《显微镜》《春茶》《白猫》等。

小说家东紫与好人戚慧贞

□岳 雯

未见得多深奥、多高明,但一定是真实的。

更多的时候,这凛冽是属于小说家东紫的。此时,那个人群中和我们同悲欢、共爱恨的戚慧贞隐匿不见了,小说家东紫出现了。她拿着显微镜,深入到人心的深处,打量每一处褶皱,探究何以如此的原因。她不急于下结论,她更想知道,我们是经由怎样的心理现实而走到这一步的。所以,这一类小说惯常采用的形式是设置某种情境,观察在这一情境下各色人等的语言、行为与心理,几乎小说中出现的所有人都得接受这一情境的考验。东紫早期的作品《珍珠树上的安全套》即是如此。美丽的珍珠树上挂着用过的安全套,叮当爷爷就此展开了锲而不舍的追查。经由这一物象,住在这一栋楼的人们的隐私生活就此展开。我们看到对婚外情感的贪一点点侵蚀到人的神经,进而摧毁一个家庭的正常秩序;嫉妒像虫子般侵入友谊之树,在人与人之间造成猜疑、隔阂与怨恨;过快成熟的青春让少年们失去了往昔的纯真……生活就是这样,表面风平浪静,可谁又知道这之下暗涌的潮汐呢?

将这一结构模式运用得炉火纯青的是《春茶》。《春茶》的一条线索围绕梅云的情感空间而展开,另一条线索则事关梅云的生活空间,特别是职业空间。之前,东紫描绘了一副温情脉脉的画面,在这个由五个人组成的处室里,因为人少,人际关系似乎没那么复杂,有和谐的可能。梅云在其中扮演了知心大姐的角色,“性格温和,嘴巴也严”代表了外界空间对梅云的评价,“平淡、平静、平凡和包容”是东紫对梅云的性格塑造。然而,与世无争是否就意味着风云不起?从表面上看似乎是,但是,茶叶事件打破了此前的平静。当同事们拿着空茶叶盒子去送人的时候,五个人的团结小集体就出现裂痕了。其他四个人都将矛头对准了梅云,似乎没有人相信这是个误会,都言之凿凿地断定梅云是出于嫉妒而如此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如此脆弱,所有曾经的美好与温暖都抵不上谣言的破坏。更可怕的还不止于此。当亲密无间的同事反戈一击的时候,梅云的世界立刻破碎了。一盒春茶,测量出了人性的深度。再进一步推想,假如没有春茶事件呢?是否所有的不堪都不会发生?恐怕也未见得。埋藏在心底的恶的种子早晚会破土,会发芽,春茶只不过是催化剂罢了。这就是小说家东紫的凛冽之处,看似写日常生活,然而在平淡有致的叙述中,真实的人心与人性呼之欲出,让人悚然而惊。

被肯定与被质疑的

对于女性作家而言,情感是她们天然擅长的。较之于男性作家,她们可能更关心情感世界风雨雷电,有的甚至认为文学的志业也正在于此。这结论或许有些武断,但是,分析女作家在作品中的情感指向,某种程度上将有助于我们对作品进行阐述,虽然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

小说家东紫对爱情神话一直保持着警觉的姿态。她不相信爱情能拯救人于水火之中,她倒是看穿了爱情的人工性。她常常描写女人沉溺在爱情之中的痴狂,却也不忘将其当头一棒,试图唤醒女性的性别自觉。仍然以《春茶》为例。前面说了,《春茶》事关梅云的感情,可以说,倘若没有梅云对婚外感情的逾矩,她就不会心心念念要为心爱的人寄一盒春茶,也就没有后来的轩然大波。故事的整个出发点是感情,那么,这感情又是怎么发生的呢?

东紫是这样描写的:“在那个漫长的会上,她认识了那个喜欢喝春茶的男人。男人在主席台上用他的博学和幽默把会议室里搅得哗啦作响时,也在梅云水波不兴的内心插进了两把乱搅的桨。在众人的掌声里,男人的目光像闪电一样击向她,一次又一次。她周身麻麻的,木木地坐在那里,警觉地听着自己的心跳,告诫自己,离是非远一点。”这似乎是个一见钟情的

例子,可是仔细咂摸,又不是那么回事。倘若没有“主席台”,没有“众人的掌声”,一见钟情还会发生吗?到后来,东紫揭了底,这个男人是“部里的领导”,平凡如我们,只能“从电视上或者会议上见过这个人”,一切恍然大悟。倘若没有“权力”这味药,感情真的会生发吗?在沉默间,东紫解构了一见钟情。东紫用了很大篇幅描述了梅云的纠结,一方面,她沉醉于爱情所带来的新鲜感,另一方面,传统的她又不断反省自己的行为。也是这省自,赢得了我们的同情。只是,这沉醉也是女人一个人的事情。当男人觉察出女人爱得太深,便果断地叫停了这份感情。惯于心理描写的东紫此时选择了沉默,男人只是“低头翻看着报纸说,假的,寄回去吧”。越是前面铺陈女人的用心,此处的省略越叫人深思。或许,被女人奉为神灵的爱情,只不过是男人滋养自己日渐衰老的身心的一种方式。我以为,东紫说出的,不仅仅是男人和女人对待爱情的不同方式,更是对爱情本质的质疑。情感能否成为人的心灵和情感归宿,东紫是持怀疑态度的。

这一点在《被复习的爱情》里更是得到了强调。小说写了四个女人的命运,第一主角梁紫月是爱情神话的忠实信奉者。曾经,她相信如火如荼的爱情能天长地久,甚至不惜放弃自己的事业来求得爱情的完满,可是,婚姻生活打败了她的想法。一个没有了爱情就不能活的人,在苦闷中只有寻找曾经的初恋来“复习爱情”。可是,“复习”的结果又是怎样呢?不顾一切的付出,换来的只是男人错以性当爱。这不能不是悲剧。再看作为支线叙述的其他三个女人:一个在打爱情持久战,就算胜利也输给了时间;一个是金丝雀,连生育权也被剥夺了;还有一个根本不要爱情、不要婚姻,生活在父母婚姻悲剧的阴影下,最后选择了自我了断。东紫真切地写出了女人在婚姻与情感关系中的弱势,是否只有像男人一样生活和思考才是出路?小说家东紫没有回答,只是将深重的“困苦、挣扎”留给了我们。

小说家东紫面对情感,特别是面对爱情的时候是如此冷峻。可是,别忘了,戚慧贞是母亲,这一身份决定了她不可能决绝地面对所有感情,一旦笔触涉及到了孩子,她就柔软得一塌糊涂。在一次闲聊中,东紫说,早些时候她写的小说里弥漫着浓雾一样的黑暗,可是有了孩子以后,想法就不一样了,至少,要让孩子触摸到光明和温暖,哪怕一点点也好。《白猫》是东紫迄今为止美誉度最高、也最温暖的作品。这一次,她选择了以中年男人作为叙述视角,以猫为题,讲述人届中年的困顿与出路。“我”是一个离异的、独自生活的男人,虽然小时候与孩子相依为命,却因为和孩子长时间不在一起生活而成了陌生人。“我”是如此渴求重新找回与孩子的情感,却在已经长大、刚刚迈入成人家门的儿子面前一再受挫。短短的假期过去了,儿子走了,却留下了白猫。白猫俨然成了儿子的替代物,在又一轮相依为命的过程中,“我”体会到了爱是要坚持下去的。虽然结尾有些“破题”,但不得不说,东紫将一个人的孤独和舐犊之情描绘得触手可及,催人泪下。那般小心翼翼,如履薄冰,甚至有些讨好,无非是希望弥补未能共同生活的缺憾。然而,孩子是永远体会不到这些的。在细腻的描绘中,跳动在戚慧贞身上的母性一再打动我。

同样细述父母对孩子那份感情的,还有《乐乐》和《显微镜》。当小乐乐像小狗一样被拴在床头的时候,初为人母的我和牟琴一块儿心痛不已。孩子,天使一样的孩子,哪能在人间被折断了羽翼呢?正是这份心痛,让家境本不允许的牟琴将无辜受难的孩子接回了家。一个家,因为有了孩子而增添了无尽的欢乐,这是我们能感同身受的,虽然孩子的灾难还会因为大人而延续下去。最终,我们无法确定乐乐是否会摆脱这样的梦魇,但重复的“无法阻挡”显示着牟琴的决心,也让我们稍许宽慰,毕竟“救

肖复兴的新作《北大荒一百首》内容都是写北大荒的,形式都是五言律诗。诗集中的第一首诗《梦幻》:“梦幻话当年,岂知世事艰。七星河欲去,一宇雁难还。风雨三江路,烟花两水源。平生多少事,尽在那端牵。”原来,肖复兴的梦中尽是大荒景和情,毕竟他把自己的青春岁月留在了那里。

如果说当年知青写的诗是散落在荒原、深埋在地下的一片片树叶,那么,肖复兴的这部诗集就是挺立在北大荒的一棵苍劲大树。即使有一天它也会倒下,会演变成不朽的化石,那上面也刻满了一代人的青春足迹。

北大荒广阔深邃、风云汇聚,是诗的土地。先有聂绀弩的《北大荒歌》,后有郭小川的《刻在北大荒的土地上》,这片土地因此耳熟能详,久唱不绝。肖复兴的《北大荒三百首》以一个老知青独特的视角和饱经风霜之后的从容达观,为这片土地唱出了悠长的新歌。知青生活当然是他描摹的主要对象,不是悲情的叙述,也不是豪情的讴歌,而是客观平静的提炼和优雅的表达,当然还有淡淡的苦涩和幽默。肖复兴的诗是极其丰富的,他写出了当年知青在北大荒的所有经历——生产的、生活的、物质的、精神的、政治的、情感的,他写知青的好事、趣事,也写丑事和糗事。凡是有北大荒经历的人,都可以在他的诗中找到自己的影子,事事牵挂,景景触情。

重艰重艰的农事劳动让他写得生意盎然:“风吹满目晴,雁叫唤勤耕。苗傍铧绊起,香从灶火生。拂窗花鹿影,垦地铁牛声。送饭田间闹,春

光不胜情”(《春耕》);“一垄长十里,茫茫日日昏。金菽割月夜,玉米打霜晨。镰刀头还远,穗摇汗亦频。方知颗粒苦,无事不酸辛”(《长垄》)。诗歌中所描写的这种艰辛让我们永生难忘,只有经历过同样劳累的人,才能写出这样的诗,也才能理解这样的情感。

在北大荒无花的季节里,也有爱情花朵的绽放。北大荒的爱情在肖复兴的诗中多有记述,如《恋爱》《初恋》《初吻》《早嫁》《洞房》《失恋》《自宫》,这其中既有喜剧也有悲剧,最打动我的是悲剧:“锄禾顶烈日,辛苦命难当。病对时犹久,愁知路更长。早婚花去色,晚梦夜留香。多少知青女,委身嫁老乡”(《早嫁》)。19岁的女知青扛麻袋从三级跳板上跌落受伤,双侧卵巢被摘除(《卵巢》);参加修路放排等极重体力劳动的女知青因不堪重负而月经失调(《女儿身》),这样残酷带血的现象,都被肖复兴写进诗里,不仅需要作家的勇敢和率真,更需要对知青战友的深入了解和深切同情。还有那因烧荒走火而葬身火海的战友(《烧荒》),被收割机碾压而死的女知青

■创作谈

13年之前,我最怕的就是过年。过年的时候,所有的人都会问你同样的问题,忙什么呢?

忙什么呢?在过年的家乡,在一年未见面的亲朋嘴里,不是一种寒暄,而是问你在过去的一年里收获了什么。为了逃避这种追问,我总是在大年夜熬个通宵,天亮时开始睡觉,给自己一个避免回答的理由。说睡觉,其实就是在躺着,用被子蒙着头,隔着棉花听来家中拜年的老人问,二妮回来了,她忙什么呢?找对象了吗?干啥事业呢?挣大钱了吗?拿什么回来孝敬你了?母亲避重就轻地回答人家,回来了,夜猫子,睡着觉呢,起来后让她去给你拜年。拜年的人走了,母亲的叹息穿过厚厚的棉花进到耳朵里。

我在母亲的叹息声不停地拷问自己——你到底在忙些什么?到底有哪些可以安慰自己、安慰母亲的收获?

母亲的叹息越来越频繁。日子越来越短,年越过越恐慌。

越过越恐慌的日子里,我把自己的生命拷问成了一只悲伤失望的口袋。里面除了些记忆的碎片外,再无别的可以支撑生命的東西。那些碎片也大多是灰色的,阴天的颜色。它们曾经是我年少时的梦想、爱情、追求、新鲜美丽的容颜……它们曾经都是彩色的、热烈的,闪着夺目的光彩,铺成宽阔的道路,演变成为无法抵挡的诱惑,让我去追赶漫长的成长,追逐新的年、新的岁月。那时的生命是扬起的帆。然而,一切都成了碎片。灰色的碎片。用手搅拌,连点响声都没有。帆,落下来,变成悲伤失望的口袋。

有一段时间,我几乎被生命的恐慌压垮了。我天天翻看印度作家阿伦德哈蒂·罗易的小说,为书里的一句话着迷——不算老,不算年轻,刚刚是一个可以去死的年龄。我盼望着有致命的灾祸能让我不受亲人指责地死去。我害怕活下去,害怕生命到终老的尽头还是一只盛载悲伤和失望的口袋。

幸运的是,一天夜里,我读到了博尔赫斯的《消失》一文。博尔赫斯说:“一名作家,或所有的人,都应当把发生的事看成是一种工具。他所遇见到的一切,甚至侮辱、气恼、不幸等等,一切对他来说就是一块陶土,一种创造艺术的材料,他应当利用它”。

那个时候,我突然找到了不再让生命继续恐慌下去的工具。那个时候,我对着博尔赫斯那张衰老的、瘦长的、智慧的脸,泪流不止。我对那个曾经梦想到中国来的老人,那个喜欢中国但只能在失明的黑暗里遥想长城的老人,对那个说失明是他的一种工具的老人说,谢谢您,谢谢。

我开始写作。开始学习写作。30岁。这对于眼下少年天才林立的世界来说,或许是一个不合时宜的、过晚的选择,但这有什么重要呢?重要的是,写作将我生命悲伤失望的口袋重新吹挂成帆。我不再抱怨生活与命运,不再挑剔自己生命里的过失,不再记恨曾经的伤害,我感恩地看着生命里与我有缘相遇的人和事,坦然地等待着可能到来的一切,哪怕是侮辱、气恼和不幸。

这一年,我没再害怕回家过年。虽然我仍没有让亲朋满意的回答,仍无法安慰母亲的忧虑。但是,我可以面对自己的恐慌了。后来,我终于嫁掉了,进入了母亲认为正确的人生轨道,母亲忧虑的唠叨和叹息也随之消失了。或许在母亲眼里,女儿成婚她就知足了。

母亲不知道,她的女儿因为写作有了另一种知足——文学让生命有暖有靠。真正开始写作后,才知道文学不但能祛除生命的恐慌,还能带来很多真诚的师友。他们或近在身边,或远在天涯,甚或从未谋面,只是因文学在关注着你、关心着你——你写好了,他们为你高兴、为你赞叹;你退步了,他们为你惋惜甚至着急上火。有的朋友会辗转联系到你,只为提醒你,这个小说有个问题没处理好……偶尔的,我会从网上搜读朋友们为我写下的文字,不管是赞美还是批评,都让我暖在心里,让我觉得在茫茫世界里有暖有靠,让我觉得文学像宗教一样护佑着我、救赎着我。

现在,我不仅是名药师、写作者,还是一个孩子的母亲。我像母亲当年为我一样为儿子将来的生存而忧虑。这样的时候,我就在心中为将来儿子体验到的恐慌准备了一个建议——去写吧。这样的时候,我告诫自己,作品里必须有暖的、真的、善的、美的,让读到它的人感受到温暖。暖他的一生,帮他抵御生命里遭遇的一切暗的、冷的、霉烂的、变质的。

让我们享受自然之美,也让我们感受诗词的韵律之美。用律诗写作,无疑于戴着镣铐跳舞,但诗人愿意在咫尺之间调动起五湖风雨、万里关山,创造文学的极简主义——这正是肖复兴诗歌的独特魅力。难得《北大荒三百首》中的每一首诗都格律严整、对仗讲究,让我们特别佩服诗人的功力。

当然,所有读者都会注意到诗集中的“人物系列”,在这里,诗人既写了和自己命运相依的众多知青战友,也写了在那个特殊年代给他以温暖的当地干部、转业军人、农场职工和家属。每个人物都是淳朴的、鲜活的、让人过目不忘的。如描写对诗人有知遇之恩的《老邓》:“当年教导员,老邓在三连。知遇情如雪,惜才义如火。严词驳会议,正气祛薄寒。救我出猪号,抒怀写莽原”;还有那位在批斗会上挺身而出保护肖复兴的铁匠《老孙》:“洪炉冶老孙,未想遇新坟。万马嘶将夜,一人挺且身。间从尝夜韭,频唤把春樽。正是落花时,为何不见君?”

诗言志,诗融情。肖复兴这几首表达北大荒人情、义、情、美的诗句,完全可以解释他当年出版《黑白记忆》时说过的话:“知青在下乡过程中流失了很多东西,也伤害了很多东西,包括一去不复返的青春。但知青最大的收获是和底层老百姓的感情交流,你体会到了民间立场,这对知青后来世界观的形成起到重要作用。对国家和人民的这种情感密切相关,不可更改。”也许,这部《北大荒三百首》的重要意义,就是一位老知青作家所表达的这种“立场”和“情感”。

写作——祛除生命恐慌的药